



廣東按察司副使張公堯年墓志銘

孫鑛

余初仕爲職方主事與嵩巖公同官知張公最深云
公諱堯年字長卿父曰啟元邑庠生封兵部主事祖
父曰遷處士曾祖父曰瘠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刑部
員外郎其先湯陰人宋南渡徙杭已又徙餘姚國初
時給事中惟一以直諫謫戍雲南洱海衛第三孫皞
留姚越二世至比部公始顯而比部次子達正德辛
巳進士任給事中亦以諫謫戍後贈光祿少卿處士
長子元嘉靖乙未進士仕至衡州府同知至公蓋四
世進士矣公隆慶戊辰登第學政吏部進士不與部

中事自公堂一揖外惟以次詣闕下領所請章疏公
日必早起迄兩月未嘗一乞洗沐冢宰蒲陽公甚重
之因授以真定推官真定畿輔大郡近京爲理者多
擢臺諫蓋所謂上缺者也公不厲聲色而訶察最密
先太僕兄時令長垣諸邑多同年友相聚皆曰里中
有絲毫事張年兄必知之彼以何術得耶學院陳公
省開恒山館訓諸生命公董其事所成就名士甚多
若趙考功南星曹總河時聘王奉常三餘喬開府壁
星皆其最著者趙君尤德公嘗告余曰每暫歸次早
未起嵩巖師使者在戶矣辛未選

諫時楊太子已

引去新鄭高文襄以閣學掌銓事或中公以口語不
得與擢刑部主事無何高公去楊公復爲太宰乃調
公車駕明年爲萬曆癸酉轉職方員外郎甲戌余備
員職方職方員多公署狹余所憇舍卽在公堂側而
職方郎主邊務日不暇給諸雜事皆兩副郎專行之
半月互更焉公每出視事余在舍諦聽公言簡而盡
造庭者皆讐服無敢盡辭者有戌卒奉贖來公曰汝
冒名者也答之其人不悟疾呼曰我非某也我非某
也余聞之笑然不知公其由辨之都憲陶公大順時
爲正郎嘗戲公曰公慎決事有竊聽者在傍蓋指余

也而公又時時教余爲官謂宜勤宜隨事研究司空
有役借卒職方卒不給以直償之工曹移文屬余受
事公曰輸其直不領其役繕作非吾職此由前任者
誤峻拒無害余敬諾焉未幾公轉協司郎中明年改
武選郎中是歲冬考選軍政公履任卽留心密訪行
伍間錙銖皆得其實黜陟咸當余嘗入朝見中貴人
偶語曰凡武弁月旦無他求但問張武選卽得巷語
亦然名譽更大起余嘗從同邑諸公謁少司寇翁見
海公翁公謂公曰頃面冢宰及大司馬皆亟稱君行
將有重託似無須守府矣京都日職方爲大郎垂涎

者衆有宵人忌公構別語於當路適又舊僚候補者
數人來欲得缺遂擢公河南叅議果亦不守府然非
昔指矣叅藩駐大梁主國課歲一至小灘督運時有
奇羨或遂私用之公不然悉以歸藩帑充經費年饑
藩宗祿不給公叅伍乘除之皆心悅以此中州遠近
翕然稱張少叅三載陟廣東按察副使領惠潮武備
龍川有劇寇鮑時季去邑城二十餘里與礮徒相犄
角出沒不常時有剽奪公徵三大校由東水藍田龍
川分道勦之賊愕出不意皆鼠伏斬勁酋杜九思餘
悉就擒於時士不滿三千役不再旬而數十年據巢

之寇蕩然督府上其功賜白金辛巳京察從郎中秩
貶等調外猶尚以前語也抵家一年代事者欲有所
上下其手取公前征龍川軍費摘其出入數臆定之
以白於直指冀沒其餘直指不察以公在謫籍知其
無內援也遂加重劾余時在考功同官黃君克念中
州人習公行事曰嵩巖公豈有此余爲力爭於太宰
謂當覆覈太宰然之而執政銜公深不可破竟從罷
例余甚媿焉然公不以咎余見余畧不言及飄然若
脫屣也公明達練於庶務善綜核好譚吏事余間有
所叩必悉究首尾酌古今之宜舉其要領所指一一
破的余每心醉余嘗歎息謂公才最宜爲官其居官
皆有勞勩無瑕垢而鸞翮中鍛勲績不見於世今人
談世務動稱乏才夫有才厄之使困又何喋喋公解
綬時年甫四十六壯心未灰抱干將無所試則日走
四方嘗入燕者再後乃更至塞上若吳楚近區則時
時命舟攬山水採風俗至老不倦問之其谷如響居
常亦勤治生所就產業皆非官中物性不喜飲里中
宴會多不與惟奉考封公或間聚兄弟爲家人樂善
修容每旦早起衣冠必整潔生嘉靖丁酉八月二十
五日巳酉四月九日遘疾卒享年七十三

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公叔果墓志

王世貞

永嘉故多賢士大夫然無有如王氏若中丞之爲惠而給事之爲節故自足煥煥而王氏之賢而著者則毋如西華公父子兄弟西華公之父東厓公澈有帷幄密勿勲敷歷中外晚而好行其德於鄉且備享人間之樂以終公於成進士不爲晚爲郎縉雲叅名藩不爲拙甫染指而去之超然物表賜谷公叔果始從容出應世以繼公之志於仕宦之日久其歸亦稍後然皆能自操其出處之衡不爲世法所繩束可謂賢也公諱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瑯琊及宋有惠者復徙

永嘉遂爲永嘉人凡七傳而爲封通政公鉅卽公王父也有二子東崖公仕至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而仲子激至國子祭酒其通政封則以祭酒貴云東崖公娶潘恭人年四十餘未舉子得異夢始舉卽公公生而英異甫七歲工儷語十三工屬文旣長恂恂如也美鬚眉秀皙體若不勝衣補博士弟了學使者合五郡諸弟子試之擢公第一遂赫然而聲薦鄉書復高等明年罷會試歸讀書山中其學益遠時東崖公方樹先祠輯世譜飭宗法公佐其成而詳爲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尋與賜谷公同游南太學時程文恭公文德爲祭酒而歐陽文莊公德爲太常卿皆以講學名一時致公兄弟爲都肄長而稱揚之公益有聲嘉靖庚戌成進士時所謂中丞諍者族父同榜同邸舍日從事時政比詳之業以使事歸覲東崖公稱觴上壽里人贊之亡何東崖公卒哀毀逾禮旣服除棲遲塚舍者又四載而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明年與視西內工有金幣之錫復以使事歸省墓而倭事起族從所謂給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烏獸竄公與賜谷公謀曰不早爲儲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書願以家橐爲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

時賜谷公猶在公車不復詣請與公捐橐而躬畚鍤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之尋遷其司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遂遷郎中出閱視薊鎮兵時諸鎮既有帥而昌平復設一總帥臨之名位相頡頏不能有所控御而煩費且不支公疏請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管紀改武選郎中武選最爲猥雜號吏藪公至當注選與諸寮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所侮宿弊若洗滿六載旅謂分宜相相前揖之曰故人子耶蓋爲東厓公有故僚誼也公卒不私往以是僅遷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

里上疏乞骸骨不許公所治荆西爲承天德安二郡承天世廟故邸也有先皇之陵在而德安爲景

恭王初封國兩地中貴戚畹爭挾重魚肉赤子爲業公一切引之以禮不聽則裁之以法竟公任相戒無敢犯者詔修輿都志俾公具草上太史公旣上而曰此獻皇帝紀也如志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別創而資其楮筆繕寫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矣地故有郢梁岐三絕王墳中貴之守者歲私其藪修費以千計公悉清裁之應山災公授煮粥法以啖餓者

又爲繕豐樂驛前後割私帑以贍不煩縣官公念謁
陵者糜至其夫餼皆責之鍾祥嘆曰鍾祥之民盡矣
爲請於撫臣俾疏酌道里遠近如兩京中都以爲謁
陵節數多所減郵驛少息肩而會分宜相敗吏部以
公舊資重甫一載餘擢廣東按察副使時廣數中倭
吳司馬以公羸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內
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覈公歸里聽用公喜曰司
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遂杜門不復出部移亟下監
司守令勸駕旁午公悉謝絕之家世奉東厓公遺素
饒而公雅不問產聽子弟息之了不知也日食不能
時二簋實以蔬筍間一咀脯魚乾脯衣僅布素或一
澣破則縫之姬姜粉黛一不以入目過亦如無日生
不曉名儉寧論奢公府鄉里之讌不恒設設亦取成
禮而已性介慎不妄取予然至義施亦不廢如飭先
祠置外塾廣墓田以教養宗姓之類公有創而賜谷
公成之賜谷公有創公領而屬其子光蘊成之公居
故所城堡而賜谷公家於郡公之郡則郡歲徵蜡賓
而已賜谷公時時過從公相與談笑寢處無間十餘
年來友于之風藹如也公一切無所嗜願獨嗜書無
一日不開卷於子史百家下及稗官黃衣之說靡所

不浹第其所專精者六經理性之學居恒謂儒者類以陸子靜先生言爲近禪不知其非禪也頗取朱元晦先生晚年之說而合之其創故自程學士敏政然其所評析加精深而又以王伯安先生指心之良知是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朱陸之稱性善求放心其作用雖少殊而出於孟氏者則一性善故知良求放心故自惺惺不昧三君子之單提直入本非有二端也當是時泰和胡觀察直大名中考功旆黃安耿御史大夫定向皆論篤君子頗推公以爲得實際云然公誨光蘊必誠意盡倫砥行毋徒區區口耳爲也賜谷公治別墅於陽湖窮極山水之勝其偉麗爲江東冠而公亦於半山故讀書處頗增飭庭宇剔洞壑開陂塘間從子姓游一觴一詠陶然自適而已賜谷公不飲而邀客游必甲夜徵聲奏伎客亦豔稱之兩人意各自得也東厓公開大耋至沒而公猶作孺子慕伏臘享奠悲不自勝旣謝朝事稱不任然至聞一賢者用未嘗不津津見眉宇也一賢者退不賢者進蹙然有憂色矣故少羸然以斷欲久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示倦旣感脾疾猶強起具衣冠及欲始就枕謂光蘊兄弟曰夫人生而膠膠

擾擾者夢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問體中得勝否不
答已而曰願天生賢者自是戒內子毋得挾婦女入
謁已呼粥粥至猶能盡一甌已復就枕若寐熟者撼
之逝矣公生以正德丙子得年七十有三所著有永
嘉縣志十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廣東按察司僉事劉公仕貺傳

正氣集

先生諱仕貺字伯貞姓劉氏其先本漢長沙定王子
安成思侯之裔由儒科歷仕唐宋元朝爲吉之安福
望姓世家湯市有贈秘書監上騎都尉萬安郡伯曰
聖功生子四人競偉其仲閏與其兄沔陽大守聞弟
武昌學正閏石門令閏俱以春秋應舉閏獨不偶退
廣著述爲吉袁諸學賓先生乃其子也先生蚤受諸
父教能遊舉場遭紅巾亂安福爲寇據有先生以元
故臣不奉號寇將屠其家母張夫人度難全率羣女
婦自沉茨潭以死獨先生械至寇所訊曰爾何恃而

不我從先生知寇首先吏于沔陽公也應曰吾前沔陽守某諸子也豈汝從耶寇竟釋之避地邑南社洲故姓劉氏舍以女遂家焉天下既定於皇明先生以門地自負爲倔强者所忌而致諸役卒見辱於邑少令張禧歸益奮於學字其齋曰悠然遊徒日衆稱之曰悠然先生洪武十五年詔舉賢良先生受禮幣入朝上策以求賢圖治以安生民之道卽時條對其大要曰安民在於圖治圖治在於得賢賢才者致治安民之具也然取人之際自古爲難取之以貌則美其容者或內行之不立考之以文則飽於學者或才用

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于務者或心術之多詐以言則佞于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況今郡縣進人皆外是五者惟求庸碌之流醫巫工卜之子以塞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如是而欲望致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愚以爲任一人第衆人之優劣于會考之中莫若任衆人別一人之臧否于分察之際自今學校歲貢生員宜令學官審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有司歲舉人才宜令縣令審之鄉里郡守覆之縣令共果

行藝淑精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
得人則每錄以爲績每失人則每紀以爲過績多來
考者有陟過多來考者有降又厚祿賞以勵其廉正
信刑罰以警其奸墨則內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
職治不圖美而美民不待安而安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 上是其言欲置諸近侍
會朝有增設風憲分察郡邑之議先生遂授廣東按
察司僉事分察瓊之諸縣瓊在廣海外新內附其地
遠其民夷其習謫先生德以綏之刑以威之踰年而
奸盡發抑盡神負速輪役愁吟笑歌崩羸皆巾服操
戈挾弩者且佩詩書大得民願先是分司蒞瓊人
輒致水土稀奇物爲贄受則喜以爲不忘已不受則
懼而盡毒蠱先生一出誠心拒却終不爲害瓊山少
令卽前在安福辱先生者謁見大慙怖先生遇之如
他令令退語人曰君子德量誠非庸見所能窺已而
朝議省是職以巡察他郡者坐法貶凡巡察者秩先
生以是落爲長沙河泊使尋改東莞河泊道發憤種
疾遭風掩舟以沒其同官張仕祥在側乞于官葬之
鴉磯時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也得年五十八先生平
生不務外飾故爲文與詩皆據事實去浮詞有悠然

集十卷藏於家

廣東按察司僉事梁觀傳

郡志

梁觀字大用當塗人觀爲人廉公方正勤學善大書
與李衡交衡有妻妾欲遠行一日夜恐盜伺之乃要
觀止其書舍一夕燃燈讀書達旦其爲人多類此洪
武三十五年由府庠生貢入監除吏科給事中陞四
川按察司僉事調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州幾一
載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
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以祀之
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所輒應同庠謝孚爲監察御
史時領兵平百家畚于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鏑無風

自擊孚恬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
孚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
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於窻隙見
之第無命不敢出耳孚知其爲觀之神也然恐隸卒
驚給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鏑擊如故孚
乃默祝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
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
用博我奠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
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精爽蓋如此子任
縣丞

廣東按察司僉事顧公儼墓表

倪謙

公諱儼字廷望姓顧氏曾祖泰祖至善封中書舍人
公叔恭中永樂乙未乙榜任河南淇縣教諭母張氏
季父叔謙任禮部精膳主事公之先蘇之吳縣人洪
武中中書以富室徙京師因家金陵公幼負美質器
宇魁梧有志於學早從里中師遊輒能詩賦工書法
若老成人人皆奇之旣長侍主事公京師從翰林侍
讀學士士謙張先生學學大進累試京闈不偶乃歸
教授鄉里遠近來學者屢滿戶外正統戊辰巡按御
史齊公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於朝召試優等授嘉

興縣學訓導教人有法士多成就登名甲科景泰乙亥丁內艱服闋至京適朝廷選儒臣以充憲臺公與焉拜陝西道監察御史以績最賜勅命階文林郎贈教諭公如公官母室皆孺人公持廉秉正糾擊不避人嚴憚之嘗巡視京倉善於立法盜息弊革奉勅清理福建軍政邊軍多有以詭名來擾者逮繫妻孥鄰里累年不絕公究得其實罪其姦而雪其誣民始獲安沙汀民叛賊殺不辜公領兵抵其境誅其首惡餘黨悉平還朝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賊方熾公至卽往高雷諸處招撫叛民新會楊江有賊數萬總戎

趙公輔檄公勦之公提兵五千直搗賊巢斬首級追復被擄男婦千餘人牛馬什器無算總戎上其功蒙朝廷銀器采段之賜公在軍中不解甲者累月冒矢石犯霜露以勞致疾乞歸田里遂致仕還吳中公性孝友早喪父迎母就養官舍奉侍甚備少嘗勸於伯父賢伯父卒無嗣每思及輒悲泣主事公嘗遭疾幾危公剖股煮液以進遂愈公兄弟三人極相親愛無間爾汝交友以信義相與所得俸資輒以賑施故舊賓客晚結屋城東時會鄉耆故友燕談爲樂或攜尊出遊登山臨水把酒賦詩澹然忘歸世事一不

以掛懷抱人皆高之卒年五十有五

僉事黃公山墓志銘

黃出羸姓後以國爲氏今世居高安之折棠山者祖
吳益州太守建封下逮吏部尚書屢傳至正端贈監
察御史生公諱山字允高垂十齡新喻吳先生匯過
其家命屬對語奇警謂其父曰此君家驥子也弱冠
補府學生志立大節不專爲覓舉計成化十年以易
中式十四年丁內艱新昌劉高等來從游公與講學
而造詣益深二十年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弘治
改元齋詔赦往安慶江西兩廣所歷藩臬府州縣咸
饋儀物悉以義辭二年遣祭襄王所賜齋亦辭嗣王

賢之爲撰榮壽永思二記以賜祖父卒公承重丁憂
不忘哀慕服闋補前職滿考進階七年夏六年實授
雲南道監察御史明年照刷浙江大藩照刷者難其
人今吏部尚書致仕屠公巡撫兩廣時雅知其奉使
廉能故以名進而 上特命之其臨浙江不以察爲
明吏弊民瘼能洞燭幽隱而行法則以恕凡所按屬
莫不懷刑頌德焉九年竣事順道還瑞州適歲歉多
盜爲有司設賑卹攘除方畧時賴以濟十年掌廣西
道事正月 上方篤親親之恩於壽寧候寵祿之過
內臣何文鼎以直諫得罪司禮監太監濫設多員中

楊鵬戴義者尤無良衆懼莫敢言公上疏曰 陛

法古道遵 祖訓明於君子小人之辨未嘗輕於進

退內臣何文鼎近侍帷幄臣不知其所言之詳近聞

其觸犯 天威逮繫掖庭而欲致之刑楊鵬戴義汗

濁不謹俾處清切之地必致竊弄威權紊亂國論伏

望 聖明察於邪正之辨將何文鼎曲加優容楊鵬

戴義急行屏斥則忠諫之門開倖進之路塞矣疏入

上以內事非所宜言特宥其罪罰俸六月是歲冬

進階封贈考妣及妻如制十一年巡視西城十二年

陞廣東僉事四月過杭舊官屬父老吏卒載道迓送

陞廣東僉事四月過杭舊官屬父老吏卒載道迓送

至馬不能前抵家僅月餘遂不祿矣公家食時事其
父封君敬慎匪懈或有命呼聲稍厲輒曲跽俯首屏
氣聽受疾則躬扶掖視湯藥頃刻不少離居官廉介
發於政事則一以正大行之而特立敢言蹇諤有古
諍臣風初廣東之命下君子謂公宜居諫垣補袞闕
將澄清天下惜其出司風紀亦足以肅清一道然天
奪其年豈蒼蒼者之無信莫莫者之無神耶嗚呼惜
哉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宋君端儀墓志銘

黃仲昭

弘治辛酉七月甲子廣東提學僉憲宋君卒於官訃
至莆士大夫咸齋嗟悼惜謂吾鄉失此賢士寔斯文
之不幸也予時方與翠渠周君纂修郡志旣相與考
論其行業以傳於儒林矣越二年其子元翰請銘掩
幽之石遂不復固辭君諱端儀字孔時別號立齋姓
宋氏世爲莆之後隸人君幼淳雅凝重不妄言笑見
先生長者應唯進退若老成人稍長攻舉子業讀書
必求通貫爲文必根義理年十六七侍父助教公學

正安州每考校諸生學業必令君預試一時在學之士皆嘆服以爲不可及又嘗侍父校文江右時御史天台陳公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亦深器許之旣而還莆著錄郡庠益自刻勵於學成化辛卯鄉舉小試君偶失利衆爲稱屈君之祖舅學士林先生欲以書白於當道者君曰此吾學未至縱求而得之亦可恥也遂閉門講學竟不復請舉甲午登鄉闈第七人明年會試禮闈弗售闈憲使山陰唐公彬先監試秋闈君其所取士也遂延置西塾以訓其子一時同寅亦多遣子弟從之遊居二年秋毫無所干請唐公及僉

憲蘭溪章公懋甚雅重之戊戌禮闈又弗售卒均時助教公已遷官來任君於養志之暇益得友四方賢士以充其所未至而後進之士慕君學行亦多執經受業登巍躋廡者踵相屬也旣而試事內庫庫之主者延君以教其弟公事悉不以累君君曰逸日以勞同事吾豈爲之哉且吾人間日入視事今以直日盡吾職以暇日副其意不亦安乎辛丑擢進士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委司本部及光祿寺諸署俸糧謹其出納雖部堂支給升合不得多取舊弊悉革尋丁內外艱起復改祠祭司甚爲部長貳河南耿

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
議以屬君偶爲鄉椽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疏
未上而已誼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爲干乞耶遂力辭
不受已而遷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
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內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
蓋徐公初主考禮闈君爲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爲
其屬僚丘公爲祭酒君爲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
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旦偕衆行禮之外足跡未
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
於二公者適所以彰君之名於朝著也官主客二年
凡四夷朝貢之使以方物贄見一毫不苟取其所有
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諭往往使之心服以去
嘗委奉安先儒楊龜山從祀神位又委遴選諸親王
妃又委乘傳歷山東以及南北畿擇堪尚公主者皆
非主客所司蓋重君也俄而廣東提學復缺時丘公
物故耿公復疏上君名遂拜按察司僉事奉璽書以
行旣至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爲主而痛
抑奔競革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鑿鑿可
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快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
弟入學以圖幸免至於各學生徒廩缺亦皆爭先請

補于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於人也於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弭君乃覈三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翼日立之於庭以廩增之額定於籤數足而止自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託者矣君蒞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己意一以經傳爲主試之日端坐竟日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隨文去取有戾經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憚勞勩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者君未及五載已兩涉鯨波矣巡撫大臣嘉其勤於職務上疏乞旌擢之而君竟以是衝冒炎瘴染疾不起士夫僚友聞之咸哀怛不已遠近諸生奔弔有痛隕仆地者瓊之士旣祀君於仰止祠廣之士復相率請祀君於仰高祠其感人深如此君爲人和易真實不事表襮而尤篤於倫誼其主事精膳時助教公邁疾奄延五閱月君請告躬視湯藥頃刻弗離左右及卒哀毀幾絕

匍匐扶柩以歸葬祭一以先儒故典從事繼而吳安人卒亦然待其弟極友愛諸弟亦感發怡怡然始祖祠宇圯壞力倡族人新之又率諸弟別建家廟于居室之東歲時奉祀惟謹與人交忠信不欺有所謀議凡是非得失必竭盡底裏無所隱諱曩彭惠安公韶續修莆陽志凡有疑多資君以質正予修八閩通志於諸郡人物悉資君以去取君皆爲極力考究裨益良多其居鄉畏慎謙抑於物無所忤及登第貴顯往還鄉間非公謁未嘗一至郡縣凡世俗紛華之事視之泊如也君資稟清粹自其少時已有志汎濫羣籍

尚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守青田潘公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詢於庠序諸生惟君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公大加嘆賞初嘗著莆陽科名志晚年復著人物備志善惡皆錄蓋將以私備法戒且示後人惜其未脫藁也其在禮部時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公大臨謂其深潛縝密當不在劉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之者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

凡若干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若干卷
在廣憲時前巡撫大臣嘗增設隸兵四人以贍司學
政者君悉取其資新濂溪周元公祠因進廣東安撫
廖公子晦以配享焉公暇嘗修廣東通志畧宋行朝
錄皆未脫藁又嘗編道南三先生遺書及朱子事類
凡若干卷平生著述有宋氏族譜鄉賢考證莆陽遺
事莆陽舊事偶錄高科考立齋閑錄立齋稿合之凡
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君之所以修於身施於政行於
家垂於後者卓卓如此世之人皆知之至其耿介特
立之操超邁絕俗之識局於位而未見於行蘊於中
而未著於外者世之人或未知也惟君之同寅和順
王雲鳳嘗稱之曰孔時之爲人與之論古人賢否講
求經史微義則若探囊之豫建瓴之捷而通殷勤送
功能於達官大吏之前爭是非辨曲直於稠人廣坐
之中則訥然不能一出諸口此孔時之言也事上惟
恐有過使人若或傷之黑白在胸中而視其貌渾然
若無能寧受不知已之屈而未嘗一啟喙以辨不爲
皎皎之行而未嘗外於君子之矩度中此孔時之行
也討故典闡幽微貫穿上下數千百年若本朝始建
國及洪武庚辰正統己巳三大事其間計謀攻戰忠

良邪佞中外大小臣工舉事成敗得失之故窮搜極訪理訛訂疑是非輕重析於秋毫此孔時之學也予竊以爲知君之深故併誌之君生於正統丁卯詎其卒得年五十有五子一卽元翰領乙卯閩藩鄉薦第一人

廣東按察司僉事金君達墓志銘

景暘

君諱達字達卿號望山其先鄞人也曾祖真祖有節俱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澤累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母范氏累封夫人自曾祖以間右徙始家南京爲江寧人君幼承家學治尚書舉弘治乙卯鄉試連登丙辰進士除陽信知縣厚以存心明以燭僞敏以集事上下翕然稱賢前令負官物妻子久係幾庾死君爲償之復厚贈遣之藩王之國道出陽信旁郡當道檄陽信往供君請得無斂民聽取貯帑官錢給之又憚民遠役不便令毋行但以顧役錢往故雖

重事邑不知擾三載以治最徵父老遮留不得留靴
以爲遺愛擢太僕寺丞丁母憂服除改禮部主客主
事進祠祭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帽山賊累
年爲患君率兵往征號令嚴明部伍整飭士卒用命
遂擒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餘級 上嘉之有金
帛之賞正德辛未解官歸時都憲公家居無恙君日
奉左右極其孝敬及卒情禮咸備友其弟通政經歷
君明卿尤極眷愛卒於正德己卯六月八日年五十
有八君爲人魁梧倣儻饒才知周人之乏拯人之厄
日不暇給至人有過亦面折不諱天性孝友追念父

母終身不衰語次少及輒嗚咽流涕兄弟同心一德
卒無間言大家世宦賓客雜沓終日應報情禮有加
略無倦色嗚呼君存日制行若此豈意其竟止於斯
耶

僉事潘君鏜行狀

顧璘

潘氏居廬之六安州六安當淮淝之衝世亂多
故上世譜牒無考五世祖諱霞元未千戶總管總
生萬一萬一生仁三仁三生恪恪生岳有子五人其
三曰積舉進士仕天順成化間累官四川布政司左
布政使亦有五子其二爲僉憲君名鏜字宗節能言
卽解記誦七歲賦詩輒出奇語驚人十歲能讀史略
論古成敗十六侍布政公入京公疾不脫冠帶而養
周防僕御內外無失才行已緒見十九娶單孺人甫
四十日憂布政公赴蜀道險力請侍行居三歲始還

實成化丙午遂舉應天府鄉試逮弘治丙辰登進士
第授滿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凡徵輸善量緩急
常獲寬省邑有巨猾張某者好敗官政或諷君殺之
乃笑曰獨非民邪吾知自檢而已丁布政公憂去任
治裝不滿一車父老與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
廉吏相隨數百里乃捨去樹碑頌其遺愛居喪哀毀
骨立殮葬有禮服闋除滑縣知縣滑爲畿輔大邑賦
重民玩前令率坐廢君下車首聽滯獄風行雷斷五
日而囹圄爲空乃理逋賦壅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
潰疏則流於是解勞剔蠹犁然有條人人以爲惠爭

先輸納閱三月而租入大集郡守韓公嘆曰民豈不
可化哉何滑民昔狡而今良也縣籍口賦里胥故多
爲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有顯殛籍成踰
月忽有抱策愬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作奸者盡疫死
某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爲式人謂君誠信通於
人神初至滑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
君曰殆哉殞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充其
數竟不令前令知也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爲贖
君曰欺人不誠黷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
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

也甲子拜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論時務大計四曰審
大勢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太監高鳳蔭從子君曰
此王振曹欽之漸不可長也請加黜罰奉命勞軍遼
東廉公有威邊將斂手歸上備邊五策曰酌戍守之
宜憫戍卒之苦處將來之用豫未然之戒革科斂之
弊皆中肯綮一日北風寒甚思許夫人年老闕溫清
上疏請養得改南京湖廣道無何內降削籍明年秋
七月詔罷黨惡若干人君與焉蓋正德丁卯也家居
以御史罪前後輸米三百石鬻產供命庚午詔復冠
帶文安賊寇六安郡人視君為去留君謂子弟曰我

世臣也當為國捍患若等宜避地以存宗祀遂
臣設策拒守城被圍者三日竟得不陷癸酉起授廣
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為冤有縣丞楊某
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君嘆曰焉有奪
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有知縣黃
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吾不
德也若暴尹罪以章已廉吾亦不為黃慙謝去廣山
猺標掠為近鄙患君奮計率兵夜擣其穴諸公首鼠
兩端君曰我任之母憂公等也功成不失一矢眾咸
嘆服有韋氏兄弟爭財久不決君開諭義利自相引

伏乙亥君年踰五十乃嘆曰顛毛種種矣猶俯仰逐人後志其終不可行邪遂上疏請老銓司下檄慰止御史丁君濬曰請小屈以易腰帶君笑曰歸敝廬後當卉服與野人俱帶且棄去何有於金復上疏不待報而行蓋入廣往返僅一年耳歸五年遂不可作矣豈非天命乎君孝友之誠出自天性事繼母許夫人曲盡顏色寒燠饑飽躬自慰問珍果名醞獻而後嘗謹於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曰謂有僭於禮乎非此則桃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會宴昆弟子姓務盡歡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居不御酒肉善事孀姊俾安其節處諸昆弟及兄弟之子內不吝情外不吝力推至宗鄰父母族妻族雖親疎有差無不各當其分性寬大明坦能恕人所不及忘人所不道與人交不設城府久益誠信其爲學有源委不事枝葉嘗曰古人之學惟求此心今人外心以爲學故汗漫無歸凡與學士談聖賢之道如啖飴蜜甘而有餘味也文尚氣骨下筆輒千百言奇正變化具有繩度作詩沖淡爾雅酷愛陳拾遺及韋柳古詩故擬古之作恒得其髓初號石湖後田于團山之岡更號團山野人所著有團山集十卷藏于家示

兒編未成書而卒生成化乙酉卒正德庚辰春秋五十有六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德

墓表

王世貞

當太僕公之將入給事中也跳弗肯應曰吾必死諫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攝之矣而會虜闌寇塞內傳大都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去一與其守令議大盜獄不合臺右其守令卽自劾歸永嘉歸而自熹可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

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
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愧夫封疆之臣而失職
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
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修世爲
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髯眉妍皙若玉雪人固
肅然亡敢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丁
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又
嘗城臨清論功進歲奉而其辨滑大盜獄滑人德之
爲祠祀焉幾十年而始拜給事中卽勸 上簡內閣
輔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強博而不獲要外廉而內濟

欲陰伎而陽爲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惡所繇且
攝矣而公按光祿卽汰其費三月而得四萬金當虜
入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減京
通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
劉燾輩婁當 上意比奏卽報可所募兵山東爲諸
道最縉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
時反脣會新太宰上事公投刺少殺其禮太宰貴倨
甚卽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
而公間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臧否人刺刺不休也故
事三司謁臺亡不謬爲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其

未顧獨捧手而已不爲禮乃至都御史誦公廉檄餘奉爲餉且獎公公曰都御史於法無獎二司者二司法不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部兵執盜民也民亦謂公兵盜郡守爲民請持未決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兵則猶以籍金故公之歸太宰移文留公不得而前太宰復用按牘曰是故強項給事耶以擅離職罷公公所前募山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而其僉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徭寨所傷殺捕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城而從其宗人豪散訾財募兵爲墓井捍嘗一再敗之斬首獲生以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恚奮益前冀復豪讐而叅將鐵兵悔約跳郡援又不至兵旣敗公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所夷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而亡畔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曰愍忠官其後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弗絕嗚呼公之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

與時相連者以書爲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投
生平杜干謁雖贄帛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退
則一拂袖而決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豈復有赴會
希邁意哉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
士賢而文如璧今爲錦衣副千戶謂不佞好談說古
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石餘見羅贊善侯
布政志傳中

按察司僉事徐公甫宰傳

張元休

公名甫宰字允平別號鏡湖山陰人舉于順天始仕
爲武平令再調程鄉擢按察僉事以瘁卒公天性孝
友童時嘗剪股療其母旣長以父產讓其兄又傾橐
濟其族之貧者爲人恂悞少文議論慷慨常以奇節
自負自爲諸生及已鄉舉未嘗以私謁公庭至大義
所關卽挺身當之無少避俗竊嗤其戇鮮知之者獨
南明諸公雅相重爲莫逆交嘉靖丙辰諸公已及第
而公竟不售遂謁選出令武平將行諸公祖于郊公
曰夫言科舉則無以踰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

先吾與子期各努力毋負平生也聞者壯之武平當
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
此輒環顧妻子泣不欲往公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
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征繇拊循搔抑溪流溢將嚙城
爲築堤捍之城中乏水爲鑿溪引泉入之新城久圯
爲亟完之近賊諸寨舊無城時苦標掠爲築城立堡
者三凡數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爲發倉平
糴民賴無殍久旱雩禱期五日不雨以身爲犧牲至
期果雨邑中火風烈火益熾公望風拜俄而風反火
滅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禮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
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諸寇亦皆傾心願
有不平事往直于公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
賊公偵知擒戮于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
李古春梁寧輩者負險以叛者也督府將發兵征之
公曰無遽征彼固我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
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事之福
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公以便宜且守
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
藪賊一空居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
程鄉與武平接壤知之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公

督府爲請于朝調公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公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民廬舍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公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公治程鄉一如武平之初偶公出相傳已他轉黥首楊六古良傑等遂謀作亂公聞之亟還戮倡亂者謀遂寢當是時公奮身任事不避嫌怨諸武弁有所要不遂者頗短之於督府然賴公名高不足動居無何內召驛聞銓部虛臺左以待公尚不忍以高官棄程鄉程鄉人又相率

走督府乞留公毋北公遂留不行已而劇賊果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公不用鎗矢獨開誠釋從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縛林朝曦溫鑑斬首級餘黨潰降略盡督府疏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仍廕一子千戶潮之境巖箐四塞濱大海土賊島夷相煽亂公下車或撫或勦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公用所降賊授以方略搗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之患然公竟以勞瘁致疾嘔血臥床間時聞閩兵逐殘寇入潮猶拊髀大息以不得復入行間爲恨疾亟

乃乞歸潮民慟哭送之公亦於邑不能語歸月餘竟卒公在武程及潮皆有祠所在村聚又競祠私祀之水旱疾病輒禱于祠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諸寇過祠下必焚香拜乃去其爲彼中所信戴如此始公誕時室中聞異香覓之有大蛇據床下迨卒之夕復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几席識者謂公蓋神人云史某曰當公將赴武平也余時方弱冠猶及一見之視其容聽其議論竊謂公固正人乃其才特落落耳用之兵似非所長然公竟以兵顯語其奇有智謀之士所不能持籌而角者乃知事無難易唯誠則神誠之所通卽異類且格矧盜固有人心者哉公嘗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嗚呼公之檢察心寇以培此誠非一朝矣其得此于閩粵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廣東按察司僉事施公雨行狀

陳瓚

公諱雨字潤之號文峰其先汴人也有舉齋者仕元
爲都水庸田司副使治蘇因家海虞四傳爲樂聞隱
君隱君子五人長鈍齋瓊次鶴溪琳次艾菴玘次淪
齋瑾次檢齋瑜中三人並發賢科而鶴溪子曰思玄
先生踵諸父興負才豪傲睨當世自茲施氏奕奕稱
海虞儒族冠云艾菴爲公會大父出館施功永功永
者兩元孟微公顯之子也艾菴故習儒緣施有醫傳
更習醫生竹窻竹窻生夢雲是爲公父幼卓偉有奇
志補邑弟子員母楊氏卒毀頓成疾廢書嘆曰且以

屬吾兒矣時公業工採藻有聲黌校問天水胡公守
蘇博雅善鑒識嘗聚七邑知名士論藝大器公嘉靖
乙酉晉廩生戊子領鄉薦壬辰舉進士觀儀部政是
秋夢雲病不起計至公奔歸撫棺大慟曰孤黽勉卒
大人志何慶弔相隨之速邪葬祭輒按禮籍三年履
不踰戶服闋拜刑部主事則日夜讀律書析其意義
無何壽寧侯張 皇太后母弟也坐法逮繫主事某
因 皇太后故少縱之事覺 先皇帝怒下令杖縱
壽寧侯者株引數輩爰及公旋謫同知濮州州事悉
歸長吏公進黌校士譚經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

丁酉山東當試士撫臺胡乃前守蘇器公者贈濟伯
書曰施濮州今孫陽也坐令相馬羣無留良矣遂
與試事所甄拔盡齊魯材雋稱得士焉時交郡曹單
問多少年無賴奔馬鳴鑄爲盜部使者檄公攝曹單
事公厲法禁使吏民相告訐間里阡陌有非常公府
悉聞知居三月盜遂寢比 先皇帝幸承天道東昌
濮州長吏郊迎留公視事供饋旁午料理悉當奄校
恣需索卽堅拒不爲動民德之東交問語曰施濮州
遂遂若書生今遇事彊幹乃爾哉庚子晉南京刑部
浙江司主事尋改山東司秩滿奏績例贈夢雲如其

官母繆氏封太安人壬寅晉工部員外郎尋晉刑部郎中治獄無枉撓尚書遇公白事輒可之弗再訊曰是精於法律家者癸卯晉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兵備潮惠兩郡素饒富第山海諸寇憑險為孽民用弗靖公徧歷境內召長老問民所疾苦斥蠹吏肅紀勅法簡兵卒除器械惟戢暴緩衆是務和平賊李鑑擁衆山谷間時縱掠有司莫敢問公時單車過之賊偵公至意公悞可威懼迫暮千人出迎然炬列戟勢甚張公談笑入其巢召鑑為語禍福鑑匍伏悔罪又程鄉囚某渠桀也其黨嘯聚謀劫囚邑吏以告公佯整

兵應密令一武吏往縛囚從間道至扑之黨悉

去其沉識能應卒銷變若此公居嶺南久今太安人老欲謝歸自稱陶菴子示志丙午秋齋表赴闕下賀先皇帝壽事竣因歸省太安人戀戀不忍別會按五嶺者以私隙中傷公公聞曰幸哉吾母子融融樂也卽微人言能去此更向鱷溪間遊邪日今薛安人具珍養絕不以家食故怏怏已酉太安人卒時公髮已垂白乃晝夜泣如孺子慕者公弟霓無資身謀太安人屬公善撫公盡畀以先世產且益之公平居好博聞口哦哦不休自仲子元敬慧而夭哭之哀一目

青始倦披覽伯子元孝工文詞屢應有司試不售公
曰日者家每云兒利西北時弗可失辛酉令治裝北
遊成均甫至司成公試士伯子占高等旋領順天鄉
薦公得報喜曰日者言信矣公宅舍偏官署苦囂隘
壬戌春卜築城西構樓當山蒼翠屏列雲物幻變飛
鳥上下公每肩輿往開軒坐對意甚欣暢顧日益青
又病肺歲丙寅歛嘆曰吾祿命固畏丙其不臘矣十
月望夕將就臥痰壅喘不止語不能了了醫罔效竟
卒距生弘治乙卯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公世桑姓
其從施者艾菴命也欲如例疏請復姓不果薛安人
克綜家政僉謂公有賢助子三人公性醇和夷然
然內章不察察示白若冰雪謁貴人足盤盤不前或
共貴人飲輒勦勦頓几上其悃悞不作逢迎態率類
此流俗統綺之麗聲伎之樂陸博彈棋樗蒲之戲及
諸籌算之具米鹽之數公一罔注心澹如也士風靡
靡浮巧相尚賴公長者表鄉閭追淳古乃遽云歿可
勝悼哉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問墓碑銘

萬士和

錫山王仲山先生卒門人私謚曰文靜或曰於制得
乎余曰生尊其德死易其名於古有之何爲不可先
生以教淑人吳中學者宗之稱曰仲山先生先生諱
問字子裕第進士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復除南職方
司歷駕部郎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乞終養先生少
穎悟天資絕俗然質任自然不事炫飾故外貌若樸
徐而卽之而聽其言也溫如秩如雖修飾尚文者不
能過其與人交面目清冷初若寡情及投機合契戀

戀不舍卽膠漆非固也其爲學大要以爲積之不久
則出之易竭蓄之不極則發之不光與其爲朝華之
草無寧爲後彫之松故自九歲屬文十三遊鄉校弱
冠舉於應天三十五中會試衆方訝其遲先生曰古
人四十強仕何以亟爲猶退處藏修閱三科始對大
廷惟其性稟聰明而又沉潛是務故推而爲時文簡
潔精密他人累言不足先生片言有餘如成化弘治
間程式學者翕然師之又推而爲詩字又戲而幻貌
山水人物昆蟲草木皆妙絕一世蓋先生靈光所寄
隨竅洩漏非有意爲之也事厥考樂莘公妣錢宜人

務求適意囊無私藏在徐州時欲迎養母不果終身
以爲恨其在留都將迎樂莘公公憚行命繪扇三十
柄柄書一詩月遞閱之曰使汝常爲我眼中人及陞
廣東不忍遠離作桐江十二咏見志有曰今日朝廷
無北伐過門羞作絕裾兒卽日上疏歸先生於君親
之際權之旣審故能敝屣功名一絲不掛自乞身後
日侍樂莘公側惟其所欲悉力致之公八十外尚生
一子一女先生視踰已出爲之婚配分子田宅一如
樂莘公之自待其子女也自爲郎時已隆然負縉紳
之望更歷南北二部堂官重之同僚仰之隨所建曰

輒見就緒其司糧於徐則權米價之高下以放本折無損於官而軍士便之南京軍丁最苦者馬快船幫甲也先生力言於尚書疏請官自修造而軍累遂息至今賴之甲辰歲地方有警部檄募兵先生主調兵食及兵罷不責其餘糧曰爲後日召募地也司餉者徵之後果敗居車駕二歲規條嚴肅蠹弊滌除先生幼師邵文莊公學有淵源比壬辰中會試歸寓崇安僧舍學者雲集執經辯難戶外滿屨其說行于世有日抄講意人爭傳誦素有痞疾兼患怔忡及是調攝遂定人謂先生養德養身皆此一歸之助爲多晚年足不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逕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窻與至舉筆或書或畫輒揮寫數十副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進凡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願潘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昕夕忘倦其人品高潔可想見已子一卽吏部君先生極鍾愛之然不廢督責吏部君亦善繼其志旣上南宮遲迴養重一踵先生所爲其積而發施而光非世俗之取辦一時者父子一道難矣况孫曾濟濟將來尤未艾哉

廣東按察司僉事管公志道墓志銘

澹園小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問學
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
矣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聞之相
嚮哭因奉其主於恭簡師之祠榘食焉未幾公仲子
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志
道字登之先世隸郡之崑山弘治中分隸太倉始占
籍爲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暹暹生江江生和世
有家法和生鰲以公貴封某官公父也封翁三子而
公爲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成人六歲就傳讀書一

再過成誦稍長學日益出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冠八邑嘉靖癸亥恭簡師來總學校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學甲子奉先師意尋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盱江羅先生東崖王先生輩相與討論揚扆忽有省於中庸明哲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意豁如也會郡守蔡公築精舍造士檄公主盟公言剴切聞者多警醒常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與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槩然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

職內
京貢
艘

事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言於大司馬裁去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衛之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洲均國課募水兵要政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讐千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歃血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公夷然不動叵測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癸酉今上改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母封安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羨金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服闋需次都下見江陵父死不歸甚非之以舉

主故不爲顯諍乃約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江陵不能從會言者益衆輒疑謀出公業心銜之矣十一月補刑部貴州司主事疑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一人直之公入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冀爲異日昭雪地常省其饑寒拊其疾痛不以囚故棄也戊寅春大婚禮成爲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都中紙爲貴中勸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

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勅論申憲綱請入粵又上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嗾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污穢不過枝梧其詞以答風旨耳時粵方中兵公一月卽奉撫臺檄出清遠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迹矣而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填道瞻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

於世壬午江陵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
乙酉以臺疏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於冢
宰陸公乃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
又有阨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
之跡如埽矣當權臣橫甚弱者麗之以爲利強者攻
之以爲名公獨以身折其衝而卒之無顯名無後利
豈不矜然不緇之心胸哉平生之學載所爲書甚具
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闕博透迤詞辯蘊
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二
氏以是行於已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爲四子訂測
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已嗟乎公爲人
取獨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違衆賊世譏焉然古君子
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蒞之氓知之鄉曲不知而千
里之人信之者于公奚疑公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
距卒年七十有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九終

虞徵金

卷之六十九

百二十七



